



治法彙五卷

肝江 張三錫 纂

金壇 王肯堂 校

脹滿

有寒有熱有氣滯有氣虛有血虛俱屬脾

寒初起脉沉伏或食寒涼傷脾而脹屬寒平胃

理中湯辛以散之

熱脉弦數膏粱酒色傷中濕熱鬱于中而脹者

屬熱小便必短數苓連梔子滑石苦以洩之大

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勝  
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  
蜃而耨。木鉤而樵。抱甕而汲。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  
耒耜耨鋤。斧柯而樵。桔臯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  
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  
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乃爲靽躡而超千里。  
肩負擔之勤也。而作爲之。揉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  
致遠而不勞。爲鷲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

聖人因時制  
宜何待古法  
後皆極論此  
意

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  
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則  
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舜  
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  
王。非制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夏后  
氏塋周。殷人用槨。周人牆置。此葬之不同者也。夏  
后氏祭於閭。殷人祭於陽。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此祭

此即三代不  
同禮五帝不  
治樂意

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  
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  
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  
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  
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  
桀護之所周者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  
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  
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

此立論本旨

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  
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  
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  
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  
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  
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  
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  
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  
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

不襲常而變  
通所謂道也

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已。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

聖人一身而  
三變况治天  
下時移勢改  
其可執乎

事即道之所  
行道有定理  
事無定用

之。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

古今民風不  
同故法不可  
不變

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麗。商樸女重。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鎡銜。繫策鋟。而御馿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逮至當今之世。恐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

古今不同如  
此

古聖人尚不  
執

隆衝以攻。渠嶮以守。連弩以射。銷車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

因時推移非  
識道不能

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柄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

執一不能適  
治

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

天道與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陰陽恩嚴刑  
愛皆不可執

此執於柔者

此執於剛者  
皆致亂而不能治

此見剛柔並  
用尚有主於  
中而得其道  
非徇外矯拂  
為也

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踰。故聖人  
以身體之。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  
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  
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  
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所  
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  
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獒狗之驚。以殺子陽。此

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  
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  
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音○者  
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焦○而○不○謳○及○至○韓  
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  
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  
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  
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  
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故○魏○兩○用○樓○翟○吳

中無主者亦  
然

此中有主者

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竒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

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義者。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發適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

此又非禹時矣

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爲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

時又一變矣

又一變矣於本朝事獨詳

唯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於一

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

在得道不在大小

聖人先見如此

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盛衰。風先萌焉。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暮年而紂乃亡。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今謂彊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蠢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卽墨有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於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而不反其

至此盡露前  
意存亡亦不  
可執大小而  
論

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羗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

存亡係道得  
失發越盡矣

周公求之於  
道不恃其險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

信過而誕功  
道何可泥也  
唯尚於事而  
已下亦此意

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韋。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

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也。可與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僞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適治

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於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鵠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鞮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

惟聖人無所  
不知故有治  
而無亂

而爲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此皆達於治亂之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窳。內之尋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疆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屬吏之貌。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

又反言執滯  
之不可

又歸結聖人之道如此

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謠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

見取其大不當拘其小

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

曹子管仲正  
不拘其小者

總出前意

芻。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小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包

亦即前意

見小節不足  
取

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

反覆不過上  
意

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謗。湯武有放弑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累繼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

此以下見唯  
聖人能知人  
若前所謂不  
拘不節者又  
不可執也

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戇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

聖人知人如  
是

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

此言知人之法

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

亦可謂得知人之道

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

上叙幾人又  
結出聖人之  
用人如此亦  
以小制大也

獲之。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以近諭遠。以

廣譬博喻亦  
復歸於聖人  
之道。天下有

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

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

惟聖人不惑於嗜欲

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

人當以度量  
儉約自處則  
無害

利欲奪人性  
亦若此

常人之見與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

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揜其氣也。又况夫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雛鷺。毛者爲駒犢。柔

者爲皮肉。堅者爲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蠶蜃。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山出噪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斬其肘。枕戶櫛而卧者。

鬼神躡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表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綈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讐之。相戲以刃。太祖射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

以累其心。枕戶構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掬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白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

此聖人教人之意

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

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此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馱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

常人不明利  
害之反覆亦  
者此

前反覆廣譬  
又總歸結治  
與道在聖人  
得之  
前意種種說  
出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  
玦也。因佩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  
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蚘足衆而走  
不若蛇。物固有大小，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疆之  
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  
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  
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  
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  
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

又以帝王之  
得天道結前  
意

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螻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  
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  
其澤矣。而况兆民乎。

張賓王曰：叙古今之變，別同異之分，而歸於得道之和，文特昌揚  
錯落。



